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三節

看看林士佩戰船趕到，姑娘叫道：「銀龍！事已至此，只可拚命而已。寧可死於賊人之手，絕不能生還。你是不能動手了，我迎上前去與賊人動手，殺一個我夠本，殺兩個咱倆人全都不白死，殺三個咱們賺一個。林士佩這樣惡賊，是跟咱們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對頭。」語畢，姑娘撒出雞爪雙鐮，直奔林士佩的戰船迎來。此時，蕭銀龍在水內必定得淹死了。列位，蕭銀龍在水牢內，被水浸得筋骨麻木不仁，此時由水牢內出來，稍微活動活動，在水內可以勉強支持，晃悠著上身，也就是不能沉底而已。聞言少敘，且說姑娘迎到林士佩大船切近，看看兩下兵刃相接，正在此時，就聽見東南方上一聲痰嗽，叫道：「林寨主不要動手！蕭銀龍不是外人，乃是老夫的表姪。姑娘不要造次，老夫於豐恒來也！」姑娘一見天倫到了，忙轉身向葦叢中晃去，並用手點著蕭銀龍道：「你看看，這都是為你，有多不好看哪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誰叫你來的？」不表未過門的夫妻互相埋怨，再說於老寨主對水八寨寨主說道：「蕭銀龍是我之表姪，他是來到蓮花湖遊山觀景來啦，並沒有什麼作用。皆因為丟了寶力，一時的情急，故此在山內與綠林道的人動手。」水八寨八位寨主俱各低頭不語。林士佩說道：「昨天將蕭銀龍拿獲的時候，他也沒提您一句。蓮花湖乃是銅幫鐵底的山寨，就怕有裡應外合的人，鬧出是非來。」老寨主於豐恒一聽，林士佩說話有點藐視老寨主，老寨主心中大為不悅，叫道：「林士佩！蓮花湖是我的山寨，我是老寨主，你在蓮花湖是客情，你管得著蓮花湖的事嗎？想當初你父辛辛萬萬創造的蓮花峪，你子承父業，不能率眾，蓮花峪冰消瓦解，你棄山而遁，苟延殘喘，逃奔蓮花湖。你若是識時務的君子，你就當隱姓埋名。世界上還有你這樣的英雄？在蓮花湖要住著，住一個仁義水甜，也不枉是朋友，何必挑撥是非，多管閒事？終久落一個小人。蓮花湖都是正人君子，規規矩矩，沒有你這樣不仁不義、不忠不孝的朋友。何必多管閒事呢？蕭銀龍乃是個十四歲的孩子，探蓮花湖還打發孩子來嗎？你不必借刀殺人，有本事自己報仇雪恨，上能對你亡故的父親，下能對你蓮花湖的賓朋。要想借刀殺人，可以不在蓮花湖。蓮花湖以你是好朋友，我以為你是當時的英雄，知禮知義的君子，原來你是不知尊敬長上、任性胡為的小人。」

水八寨八位寨主一見老寨主大罵林士佩，俱各低頭不語。林士佩有心要與老寨主翻臉，無奈又恐怕韓秀不依，況且自己是避難的時候，倘若弄僵了火，更不方便了。林士佩思索至此，臉上一陣紅，一語全無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西北上鑼音響亮，一隻彩蓮大船破浪而來，船桅上旌旗飄擺，上書斗大一個韓字，只見韓秀站在彩蓮大船船頭上，懷抱令字旗。林士佩正在無地可容之際，見韓秀到來，返身直奔韓秀彩蓮船晃去，來到彩蓮船頭，用狼牙鑽一點船岸，縱上船去。來到韓秀的大船上。韓秀問道：「林大哥，是保鏢的前來搭救蕭銀龍嗎？」林士佩答道：「非也。鏢局子就是來了千軍萬馬也不足為慮，就恐怕你蓮花湖的人裡應外合，勾謀外人，蓮花湖難免危險。你看，現在老寨主於豐恒來了。並且是姑娘搭救蕭銀龍，姑娘背著蕭銀龍由水牢內出來的時候，我正趕上，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覺，已將蕭銀龍盜走多時了。況且姑娘背蕭銀龍，恐怕於你蓮花湖的名譽不好聽啊。此事關乎你蓮花湖的內事，愚兄不便多言，賢弟可不要受了裡應外合之計。」

韓秀聞聽，微然一笑，叫道：「兄長且請船後休息。老寨主與我父親生死之交，我父親臨終之時，曾托付於老寨主，老寨主與我是自己爺們，絕無他意。兄長不要過慮，小弟自有辦法。」

林士佩羞慚退到彩蓮大船後面去了。

於老寨主見林士佩在韓秀耳旁說了半天話，心中明白，這小子必定是挑撥是非。跟著也奔彩蓮大船而來。來到船旁，韓秀雙手一拉老寨主的手腕，將於豐恒拉上大船，叫道：「於叔父！您這是何必呢？蓮花湖您怎麼還帶著傢伙出來呢？」老寨主叫道：「韓秀！你不用和我動生意口。有事但聽君子講，是非休聽小人言。要說近可是咱爺們近，林士佩方才在你耳旁說些什麼？蕭銀龍本是我的表姪，他是前來望看我來啦。他沒直接到老後寨去，他貪玩蓮花湖的景致，在後山上遊玩，夜晚在船上多吃了幾杯酒，你兄弟於化龍與他玩笑，將他金背折鐵寶刀盜去，他醒來不見寶刀，遂追下船來，他沒追著你兄弟，誤落陷坑被獲。也是他年幼無知，未提我是他表叔，被你將他下在水牢，現在寶刀在我的後寨呢。昨天是十五日，你在中平大寨演武，今日休息很早，故此我未驚動你。我本意先將銀龍救出水牢，明天我再到中平大寨給你一個信，又因為我這幾日眼睛上點火，所以我叫你妹妹跟我來的。正在救蕭銀龍的時候，水八寨八位寨主趕到，我那小船上的水手害怕，將船藏在葦叢之內，我去找船去啦，你妹妹此時就要與林士佩動手，幸虧我當時趕到啦，你妹妹未遭毒手。韓秀，我且問你，蕭銀龍是我的表姪，被你下在水牢，我若是今天將他救走，明日我到中平大寨給你送信，行不行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叔父！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。他並沒提他是他表叔，他若提他是他表叔，姪兒焉敢將他下水牢？姪兒應當以上賓相待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姪兒的親朋，若是誤入後寨，被您拿獲，他要不提便罷，他要提起與姪兒是親朋，您也不能加害呀。蕭銀龍本是一個小孩子，皆因為他父與勝英是盟兄弟，前者鏢行竊探蓮花湖，姪兒曾追到漩渦水處，他們已經渡過河去。若是沒有勝英前次竊探蓮花湖，姪兒今日也不能多這個心哪。既然是您的表姪，我小姪當到後寨賠禮，那就沒有別的問題啦。但是不知道就是蕭銀龍一人前來，還是另有別位？或是有鏢行之人呢？」於老寨主答道：「現有一隻大船，還在山坡上停著呢。十名水手，一位管家，並無別物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您就請回吧。我用船將您送回如何？」老寨主答道：「我現在有一隻小船在葦叢之內，倒不用你送我啦。」語畢，於爺由彩蓮大船上縱下，破風踏浪，奔蕭銀龍而來。

再說，姑娘方要與林士佩拚命，只見父親到了，姑娘遂奔葦塘中晃去。到葦塘子裡一看，孫三睡得正在甜蜜之際，還直打呼聲呢。姑娘氣得杏眼圓睜，揚起玉腕照孫三嘴巴子打去，一個嘴巴子將孫三打醒。孫三揉了揉眼睛，說道：「什麼事呀？」

姑娘說道：「我還囑咐你別睡覺，你這一會兒工夫就睡著啦。」

你看開出多大是非來？韓秀的大船也來啦，水八寨八隻大船也來啦，你看鬧得天翻地覆，幾乎鬧出幾條人命來。得啦，你快救那個小孩去吧。」語至此，姑娘用手向水面上指蕭銀龍。蕭銀龍此時在水內晃悠著身軀，只可不能沉底，可不能向前進。

孫三將船急忙搖至蕭銀龍的跟前，將蕭銀龍拉上船來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姑娘方晃到葦塘之內，就由裡面出來一隻雙樁小船，不問可知，一定是來救自己的。上了船問道：「姑娘呢？」水手孫三答道：「覺水回歸大寨去了。」孫三一看少爺長得真漂亮，心內說道：「無怪乎姑娘偷著來救呢，長的這樣好，真愛人兒，連我都愛看。」

不表孫三心中胡思亂想，且說於老寨主此時已經到了小船切近，上了小船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於叔父！小姪給你老人家行禮。」說著話，趴在船上磕頭。於老寨主看著銀龍被水浸得臉兒粉白，可是眉清目秀，真不亞如處女一般。於豐恒趕緊用手相攙叫道：「姪兒免禮！」接著說道：「賢姪，你來到蓮花湖，為何不先到老夫的後寨？你若先到老夫的後寨，見了我，然後你再往各處遊玩，你用鐮將荷花都給打了也沒有說的。你這一來，幾乎斷送了性命。你父親不放心你來，昨日你父親來到啦。」

蕭銀龍一聽，心中一怔，說道：「我父在台灣，怎麼來到這裡呢？」於寨主說道：「皆因你走後，你母親放心不下，終日啼哭，你的父親無法，遂用一隻小船，四名水手，星夜追趕，恐怕你有差錯。不料想，果然不出你的母親所料，竟鬧出這樣的大事情來。」銀龍叫道：「叔父！我父親若是不來，什麼事都好辦啦，我父親這一來，可就不好辦啦。明天韓秀若是到後寨送酒席，明著是給您賠禮，暗著是竊探有鏢行之人沒有。明天他到後寨，見了我父親，他必然得問，您必得給介紹，皆因為我父是成名的俠客，絕沒有隱藏的道理。他若知道了我父前來，這裡頭可就有了是非啦。」於爺說道：「咱先回到後寨再作定奪。你父此時心中不定有多麼不放心呢。」說著話，來到了後寨。蕭三俠聞聽銀龍與於老寨主來到，趕緊從屋中向外跑。列位，為老人的疼兒子，全都是這樣。蕭三俠迎出來，一見銀龍被水浸得臉上雪白，嘴唇是黃色的啦，心中不由得難過，打算要數說兒子幾句，又恐怕兒子心中不好過。來到上房，銀龍換好了衣服，於爺叔姪與蕭三俠父子爺兒五位擺好酒席，入座飲酒，銀龍獻策，於爺棄山而走。銀龍叫道：

「二位老人家，韓秀所講到後寨賠禮壓驚者，一定是暗查老寨主後寨。那時節要查出我父在此，韓秀不跟你直接反對，必叫別人跟你反對，咱們爺兒幾位，打不出蓮花湖去。」少爺這一席話，正對於爺的心意。前十餘年，賈七爺就勸於爺棄山歸正，教子讀書，當時於爺不捨山寨，致與賈七爺僵了火，十餘年兩家未通音信，骨肉之親，竟因此斷絕來往。今日銀龍又說話，於爺深為贊成。

飯畢，於爺與二位姑娘相商，惟獨大姑娘不願意，大姑娘說道：「我們俱都生於此處，若是搬到別處去，沒有在蓮花湖便利。」

二姑娘銀鳳對姐姐說道：「咱們搬到大地去，與蕭大爺一宅分兩院，住在一處有多好哇。在山上怎麼好也是山大王，終久不能出頭露面。」爺兒倆勸了大姑娘多時，大姑娘這才點頭。

丫環婆子搬運東西，五條小船，一隻大船，天到五更來天，才將物件搬運完畢。蕭家父子與於家叔姪在大船上，後面小船姑娘丫環婆子，直奔清江湖口而來。船行一里餘地，就聽高山上的鐘響如雷。蕭爺問道：「於賢弟，這是什麼響亮？」於爺說道：「這是高山上聚眾鐘，此鐘在中平大寨，蓮花湖有緊要之事，鳴此鐘時，五十二寨寨主俱都到中平大寨。沒有緊要之事，不可鳴此鐘。」於爺叫道：「水手！諸位趕緊用力開船！出去六七里地，撞出清江湖口，就沒有事了。」向西又去一里多地，前面有一片水竹，過了水竹可以直往清江湖口。方過了水竹，就見清江湖口內，大小船桅雅賽高粱地一般，戰船一隻挨著一隻，用大繩聯在一處，排了兩層戰船。韓秀彩蓮大船船頭向北，桅上掛著大旗：「蓮花湖韓」，斗大之字，韓秀獨坐金交椅，懷抱令字旗。水八寨八隻戰船列於韓秀大船西，早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東，中平八寨八隻大船列於韓秀大船後。韓秀左右站著四位大漢，懷抱金銀銅鐵八隻大錘。韓秀背後站定寶刀將韓殿魁，背定折鐵寶刀，白面長髯，威風凜凜。韓殿魁背後站立綠林英雄二百多位，俱是黑白兩道、水旱兩面江洋大盜。

這個戰場大小戰船約有二百餘只，嘍卒各執分水青銅刺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有兩千餘人。

再說，於寨主收拾細軟的時候，韓秀早派人竊探老後寨，探子見老後寨搬運東西，遂回歸中平大寨報告韓秀。韓秀又遣林士佩打探虛實，林士佩回中平寨，對韓秀道：「老後寨現有一個戴鴨尾巾的老頭，大概許是勝英。必然是裡應外合，前來攻打蓮花湖，見事不佳，他們棄山而逃。韓賢弟早作準備。」

韓小帥說道：「林大哥，我怎能與我於叔父反目呢？」林士佩叫道：「韓賢弟，這有何難！不必與老寨主變臉，他們打清江湖口走，咱們只要戴鴨尾巾的老頭與蕭銀龍，不與老寨主相干啊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此計甚好。」遂傳出號令，叫二十四寨寨主奔清江湖口，由打四更多天，就到了清江湖口。於爺到湖口的時候，已經日上三竿，正向前走之際，只見刀槍如麥穗，劍戟似密林，撐船的水手不敢前進。於爺說道：「船向前進，都有我呢。」於爺大船來至韓秀彩蓮船切近，韓秀叫道：「叔父！意欲何往？」老英雄手捻黑髯，叫道：「韓秀！你率領眾寨主，要去哪裡？」韓秀說道：「您欲何往？」於寨主說道：「我回歸故里，要為民去了。船上的東西都是老後寨的，別位東西，一草一木都沒有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叔父不欲佔山為王，您要是給我一信，我必然送您走；您不給我信，我也不敢攔阻。您並肩那位老頭是何人？」於爺答道：「你問此公啊？震三江蕭三俠，他乃是我的盟兄。我弟兄背後這三個小孩你都認識，蕭銀龍與化龍、化虎。」韓秀笑答道：「您乃是我之叔父，雖然異姓，您與我父情同手足，我不敢慢待長者。您老人家走與不走，我不加可否，你老人家得將蕭家父子給我留下。三月間勝英探蓮花湖，我沒追上，震三江蕭三俠與勝英乃是金蘭兄弟。」於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也與勝三哥是盟兄弟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叔父，你老人家就將蕭家父子留下吧。」於爺不大歡悅，說道：「實對你說吧，蕭三俠與我是盟兄弟，又是兒女親，蕭銀龍是我小婿。慢說是給你留下他們父子，你就是動一動他們衣服都不行。」韓秀和顏悅色叫道：「叔父！我可不敢跟您如何，恐怕眾人不忍啊。」於寨主道：「哪一個不服，與老夫較量短長。」

韓秀說道：「叔父若如此，小姪無法了。」令字旗三展，由東面來兩隻大船，每船八名水手，將四隻大船並在一處，方圓二十丈寬闊，四個鐵錨下在東西南北。於爺之船在北面，韓秀之船在南面，韓秀吩咐四條小船，將三十二名水手接下大船。韓秀又叫道：「眾寨主，哪一位臨陣？」林士佩此時正在韓秀背後，說道：「愚兄臨陣，捉拿蕭家父子、於家叔姪。」此時林士佩正要公報私仇，轉過船頭，將狼牙鑽戳在護船木上，甩了粉蓮色大氅，十字絆英雄帶繫了緊，問了問背後十二顆鏢槍，囊中三隻點穴鏢，正了正粉蓮色壯帽，銀灰色短靠，藍繩十字絆，胸前折疊蝴蝶扣，吉祥白的腰圍子，銀灰的底衣，足登燕雲快靴，細腰窄背，劍眉朗目，不亞如三國的呂奉先，列國的子都，真有三國周郎的毒狠。北面船上蕭、於二位老者身後，就是三位小爺，俱都十四歲，後面船上兩個姑娘。林士佩這明明是以強壓弱，欺負老的老小的小。早有一隻小船橫在韓秀大船頭前，林士佩起下狼牙鑽，縱到小船，由南向北送。小船離大船相隔一丈來往，縱到大戰船之上。林士佩應當站在戰場當中，他直接就縱到戰船的北面，抖丹田一聲吶喊：「蕭家父子、於家父女，哪個不怕死，前來戰船迎戰？」蕭三爺聞聽此言，忙將大氅一脫，摸了摸紫金毒藥又紫金鏢，伸手握刀。原來，於化龍盜去寶刀，在老後寨已經還歸故主。於爺說道：「老兄長你要何為？不論在哪裡打仗都是您先動手，惟獨在蓮花湖得叫小弟臨敵。」五隻載家具的小船，騰了一隻，於爺上了小船，四個水手送到大船，離戰船一丈遠，於爺一縱身上了戰船，一聲吶喊：「鼠輩小兒林士佩！你敢在蓮花湖逞能。」韓秀在南面大船上壓住陣角，高聲吶喊：「林士佩，可不許傷我於叔父！」

於爺行龍過步，點鋼鏢奔林士佩就打，林士佩閃身形並未還招。

於爺第二招二龍吐須，奔林士佩二目，林士佩向東一閃身躲過。

於爺又雙鋒貫耳點去，林士佩向西又一縱身，說道：「老兒，我讓你三招。」於爺第四招連肩帶背又點去，林士佩一橫鑽，用盡平生膂力，向上一繃，緊跟著一推，就聽噹啷啷聲音響亮，於爺點鋼鏢出手，繃出一丈多遠，點鋼鏢落水，於爺虎口震破，臂膀發麻。林士佩摘鑽頭立鑽纂，奔於爺脖頸打去。於爺將頭一伸說道：「林士佩小兒打來。」韓秀一看於爺要有性命之憂，遂叫道：「林士佩，不許傷他老人家的性命！」鑽到脖頸，林士佩將鑽停住，用鑽桿推於爺說道：「老兒逃命去吧！」

於爺由大船上縱入水去，將鏢摸起，破風踏浪，奔北面覓來。

蕭爺一捋於爺的手腕說道：「賢弟如何？」於爺說道：「略帶微傷，虎口震破。」蕭爺聞聽，勒十字絆，緊英雄帶，要奔小船。

此時於化虎早縱到小船之上，水手送到大戰船去了，及至於爺看見，化虎早到戰場啦，對林士佩罵道：「林士佩小兒，敢戰敗我的爸爸，於化虎要與爸爸報仇！」手中拿著藤子雙蛇。

此兵刀二尺多長，兩頭三寸長的尖子。林士佩一看是小孩，臉上還點著紅點呢，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，將狼牙鑽一橫，並不答應。化虎直奔林士佩面前，藤子雙蛇奔面門點去，林士佩狼牙鑽往上一橫，將雙蛇崩飛。化虎翻身奔北而逃，林士佩隨後趕上，狼牙鑽奔後心刺去，嘍的一聲，將化虎由後心鑽到前心，舉起來走到船邊，說道：「有不怕死的，前來應敵，別打發小孩來現世。」說著話將手腕一抖，死屍落下水去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水手，趕緊打撈上來！」水手將死屍打撈上來，送到姑娘的船上，姐倆扶定死屍痛哭。銀龍叫道：「於叔父，您告訴他們姐倆別哭。這樣的戰場，死生不定，何必哭呢？」於爺吩咐姑娘不許哭泣，姑娘眼淚汪汪，扶屍嗚咽而泣，不敢出聲。

蕭三俠上了小船，送至戰船。林士佩向後退了幾步，見三俠上來，陰陽把一扣狼牙鑽，按三尖兩刃槍，紮胸前掛二肋，蕭三俠一閃身形，躲過狼牙鑽，剪林士佩的腕子帶攔腰斬。這一刀非常的厲害，順著狼牙鑽先剪林士佩的腕子，若是剪不著腕子，還可以斬腰。林士佩狼牙鑽向上一繃，蕭三俠撤刀。林士佩是一力降十會，二人大戰五六十個回合，蕭三爺這大年紀，心懸兩地，鼻窪鬢角見汗。紅日當空，萬里無雲，林士佩得勢不讓人，一鑽緊似一鑽，一勢強愈一勢，蕭爺熱汗直流，衣襟濕透。林士佩抖威風，要賣弄武藝，狼牙鑽先按三尖兩刃刀，後又換槍的招數，又換棍的招數，又按本鑽用招，巨齒狼牙，摘劫撕掙，蕭三俠喘息不止。非是蕭三爺藝業不濟，實乃氣力不敵。正在此時，一陣大亂，勝三爺趕到。勝三爺船頭站立，背後七位年輕的英雄。勝爺進了重圍，先禮而後兵。要依韓秀是與勝英和平辦理，怎奈震八方林士佩蠱惑，勝爺方要上戰船動手，金頭虎喊道：「將藏貨弄出來吧！」大

漢上船戰了四位英雄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茲不再敘。

且說韓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說道：「哪位寨主去戰大漢？」

蓮花湖英雄俱各低頭不語。天到晌午，蓮花湖又來第二撥戰船，三十隻戰船，三十位寨主，又送來鮮貨點心茶食，又隨來了三位朋友：蕭金台老寨主派大徒弟桑燕彪、桑燕豹，叫秦尤給陪來啦。原來，柳玉春、崔通、張德壽先來到蓮花湖，就是給秦尤與韓秀疏通。韓秀已然點頭，故此蕭金台老寨主閔士瓊，派來二桑，叫秦尤送來入伙。到了蓮花湖，知道韓秀在戰場，直接來到戰場。秦尤見了韓秀，賠了禮，彼此說些客氣場面話。

韓秀說道：「秦大哥，咱是盟兄弟，不過言語不合，一時的誤會。」彼此哈哈一笑，言歸於好。韓秀趁無人答話之際，就將連敗四陣之話，對秦尤說了一遍。秦尤說道：「賢弟，放著真佛你不禮拜，現有高明在此。」總轄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，何人也？」秦尤用手一指說道：「此位捉猛漢猶如探囊取物。」秦尤指的是後面中平八寨第三隻戰船上的一位道人。韓秀一看，原來是一位道人，背後肯定七口寶劍：左右二肩頭兩口長劍，當中五口短劍，楊木道冠，赤金簪別頂，黑真真髮髻，豆青的道服，白襪雲履，領下四寸長的黑鬚，黃白臉面。總轄寨主韓秀說道：「那是蓮花湖中平八寨三寨主的朋友，我焉能奉煩他人呢？」秦尤叫道：「韓賢弟，那有何難？此人，和我至厚，我去請他。」秦尤說著話，來到後邊船上，叫聲：「道爺，您過彩蓮船上去。」老道遂與秦尤同到了韓秀的船上。秦尤說道：「趙道爺，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綠林道來。勝英帶來的大個力大無窮，道爺能仗義相助嗎？」老道微微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我拿猛漢與勝英，易如反掌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恐怕總轄寨主不能見用耳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？我們都是自己人哪。」韓秀吩咐小戰船送道爺上大戰船，捉拿猛漢。一看老道上船，勝爺叫道：「於賢弟！此老道在蓮花湖何如人也？」於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蓮花湖沒有老道。這是中平八寨第三寨主的朋友。」

勝爺又問三俠，三俠也不認識此人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此人乃下五門第三門掌門徒弟，七星真人趙昆福。先者發賣薰香蒙汗藥，姦淫劫盜，後來耳聞他取童子紫河車，有身懷六甲的孕婦，他將孕婦開膛。萬惡滔天，慣使薰香蒙汗藥之賊。我尋拿他幾次，未曾找著此人。傻小子連贏四陣，怕受惡道的暗算，將金龍喚回，愚兄臨敵。」遂叫道：「金龍連贏四陣，快回來吧！老夫臨敵！」孟金龍遂喊道：「剛戰得高興！我打三天兩天再說吧！」

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快回來，老夫臨敵。」大英雄心中暗想：「連我父親都聽勝三大爺的話，沒法子，回去吧。」於是遂轉身形來到北岸，由大船往小船一縱，離著有一丈多遠，沒縱到小船上，撲咚一聲，落在水裡啦。傻英雄破風踏浪晃至三老船上，在水內猶如快馬一般，就是沒有飛簷走壁的能耐。晃至船頭前，不能向上縱，勝爺伸手將他拉上船去。大英雄到在船上一站，將勝爺與蕭三俠二人俱都引笑啦。勝爺說道：「金龍，你累不累呢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不累，勁兒沒使開呢。」勝爺說：「你要不累，再去戰去。」說著話，勝爺由兜囊中取出寶馬平安散，倒在手心中，叫金龍聞藥。金龍說道：「我怕打嚏噴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打嚏噴。」傻英雄用手指沾點，聞至鼻內。傻英雄說道：「麻木涼香，真好！我再聞點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再回去可坐船，可別晃水，別將聞藥洗去。」此時老道來至戰船上。傻英雄可就回去啦。候了一候，金龍坐船又回來了。大英雄來到戰船，老道說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認識貧道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雜毛。」老道說：「你死在眼前，你還不知？」說著話，惡道一伸手由鹿皮囊中取出一對錘來，七寸長，錘頭有雞卵大小，上有七個小孔，如人的七竅一般。

金龍說道：「老道，給我一個搗蒜去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死在眼前，還裝傻充愣呢？」說著話，兩個錘頭一碰，一股黃煙奔金龍而來，老道說道：「倒下吧。」大英雄笑道：「小子，不倒下。」老道心中思想：這藥是母子所配，無論什麼金鍾罩也得倒下。大概蓮花湖的湖風硬，猛漢未曾聞去，離近點再碰錘。老道遂向前一伏腰，又對大英雄一碰雙錘說道：「看你倒下不倒下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還是不倒下。」老道又向前走幾步，離金龍四五尺遠，叭叭叭，一連碰了幾下錘頭，打到金龍臉上黃煙不少。金龍說道：「老道你還有多大的能耐？你將黃煙給我點當聞藥聞吧，三大爺早給白面聞啦。」老道心中一想，無怪老勝英將他喚回呢，還是老勝英經的多見的廣。帶上雙錘，抽出雙劍，大英雄抽出降魔寶杵，口中說道：「碰飛了你這鐵片劍。」惡道撒步亮雙劍。惡道武藝超群，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老道虛晃一劍，一個敗勢，奔東南而去。傻英雄隨後緊追，方要用杵去打老道，老道一反身，將背後的小寶劍抽出，照定傻英雄面門打去。傻英雄趕緊閃躲，正中在肩頭之上，衣服破了，黃肉皮白了一道。就聽勝爺背後有人喊叫，蓮花湖的人聽不明白，勝爺與三俠、於爺也都不知道說的是什麼。原來是金頭虎喊叫，金頭虎說話，就是金龍明白，老道連一個字也沒聽明白。金頭虎喊的是：「傻小子你真傻，小寶劍釘在眼上就得瞎，釘在胸口窩就得死，金鍾罩敵不住。你不會用飛抓抓他呀？」孟金龍一聽明白啦，將杵向背後一插，將飛抓掏出，一伸虎爪，套好了皮套，向外帶絨繩糾開一丈五六長，有核桃粗細，鋼練子也有核桃粗細，龜背駝龍抓真有冰盤大小，龜背下面五把鋼鉤，上面一個大鋼環子，如飯碗大小，鋼練在環子上纏著，一抖手喊叫：「雜毛！你腦袋戴個鐵帽子吧！」老道一看來了一物，一縱身軀，躲開飛抓。金龍又帶回飛抓，一抖鋼環子，奔老道襠裡而去，說道：「小雜毛！看抓！」大英雄的抓招招有法，仙人踢毬、黑狗躡襠、左右串花。劍客的傳授，一百單八抓抓不著，另外還有二十抓。七星真人閃轉騰挪，五六十抓未曾抓著，老道累得通身是汗。又聽勝爺背後有人喊：「大小子活個什麼勁！無用之物。沒有見個兵書戰策？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指上抓下，指東抓西呀。」老道聽不明白，孟金龍可聽得明白，大英雄一晃飛抓叫道：「小雜毛看抓！」老道一縱身，金龍沒鬆手，等老道腳方一落地，直奔道冠抓去：「大雜毛喲！」這一抓可將老道給抓住啦，惡道縮項藏頭。列位，龜背駝龍抓，越抓越向裡入。大英雄將絨繩向背後一背，拉著絨繩，口內直哇哇，學著山東號子拉船。老道這個樂子可大啦，鼻子臉被船擦得都破啦。金龍拉出去五六丈遠，老道的金簪也掉啦，頭髮也出來啦。幸虧老道頭髮是假的，真頭髮四寸來長，拉的工夫一大，將頭髮可就拉掉下來啦。傻英雄正向前拉呢，老道頭髮一掉下來，傻英雄鬧了一個大爬虎。老道就地十八滾，鼻子臉流血，滾到水內，逃命去了，回到彩蓮大船，韓秀加以安慰，嘍卒將老道攙扶到後邊戰船敷藥調養去了，暫且不在話下。

韓秀令字旗三展，遂說道：「哪一位臨敵？」無人答言。

韓秀心中思索：勝老者欲和平辦理，林大哥你非打不可，到如今你臨陣退縮，若不叫你臨敵，韓秀非為英雄。回頭看著林士佩說道：「哪位臨敵？」林士佩面上一紅，叫道：「韓賢弟，愚兄臨敵。」韓秀說道：「非大哥不能戰猛漢。」林士佩挺身而出，勝爺背後有人喊道：「大小子留神哪！這個小子可厲害，跟勝三大爺戰過一百二十八個回合。」小船送林士佩到了大戰船切近，林士佩一縱身形，縱到大船上，狼牙鑽斜插柳擊著，大英雄連跑帶跳來到林士佩切近，揚起降魔杵，運動平生的膂力向下就砸，林士佩向西閃身，用鑽向上一擋，就聽「噹啷」一聲響亮，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好大的膂力。」孟金龍一跟步，橫著又是一杵，林士佩一閃身形，向外一磕。孟金龍緊跟著泰山壓頂，照定林士佩頭上又是一杵，口內喊道：「杵上就完！」林士佩運動平生的膂力，用狼牙鑽向外磕去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好傢伙，小子，三杵真沒倒的呀。」林士佩心中說：「反正我不跟你碰傢伙啦，我的臂膀虎口都發麻啦。」您道，林士佩以為他狼牙鑽六十二斤半重，在南七省可以壓倒群雄，哪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又來了一位比他胳膊根還粗的，林士佩可就不敢碰傢伙啦。但是林士佩鑽法純熟，上下翻飛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好小子，淨使花招不敢碰啦？上中下三十六杵，都打不倒你，咱師傅教給的以外還有二十杵呢。」韓秀回頭對綠林眾人說道：「可千萬別拿猛漢當笨漢，杵法精奇，招數受過高人的傳授。」二人正在戰得熱鬧之時，林士佩虛晃一鑽，縱出圈子外，一個敗勢，大英雄喊道：「別走哇！好容易遇上對手。」